

达理 著

美华人著名作家达理移民小说三部曲之一
传统文学主阵地 / 当代·长篇小说选刊 / 全文刊登
一场悲天悯地的异国之恋 一部华人在美国的生存奋斗史
全景式展现旅美华人的原生态生活

Bie Zai Chengnuo
别再承诺

(上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Bie Za Cheng Nuo
别再承诺
(上)

达理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再承诺/达理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10. 6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595 - 0

I. ①别… II. ①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4968 号

书 名: 别再承诺 (上、下)

作 者: 达 理

责任编辑: 吴 浩 颜 箐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5060478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43

字 数: 7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2.00 元 (全二册)

注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引 言

就像卢卡斯的《星球大战》一样，本书也有“前传”，同样写了一场大战，但不是在星球之间，而是在一个中国女人与一座美国城市之间，故名为《美利坚·一个中国女人的战争》——同时，还有一个比较“小资”的名字，曰《飞舞芳邻》。

所谓芳邻，是就男主人公高岩的视角而言。对门搬来一位同胞兼同乡许琴，年轻貌美，长袖善舞。从此，高岩家平静温馨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脱离了正轨。

许琴在北京阴差阳错地做了“小三儿”，并生有一子。来到美国，虽渴望开始新生活，却不知不觉又变成了一名闯入者。在巧布心机、获得高岩妻女的好感之后，又征服了高岩的心。不幸的是，在改建自家豪宅时，与周围白人邻居及当地政府发生了剧烈冲突。已建成的豪宅在被拆除时，独子受伤身亡。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，许琴最终落败，并深受侮辱。盛怒之下的许琴决心报复，将百万豪宅无偿捐给教会，充作流浪汉的收容所。在毁掉了一整片高尚的白人社区后，她带着与高岩生下的女儿，悄然离去，消弭无踪。

忧心如焚的高岩，在整个旧金山湾区开始了不折不扣的寻寻觅觅……

第一章	众里寻她	· 1
第二章	刻毒如许	· 13
第三章	又见芳邻	· 21
第四章	各怀鬼胎	· 29
第五章	扫地出门	· 34
第六章	一剑双刃	· 50



第七章	举杯浇愁	· 63
第八章	白马王子	· 71
第九章	推心置腹	· 77
第十章	防患未然	· 91
第十一章	夜色百态	· 96
第十二章	檀岛蜜月	· 114

别再承诺(上)

第十三章	夜半出游	· 120
第十四章	初入庄园	· 126
第十五章	违心受命	· 133
第十六章	心有灵犀	· 137
第十七章	把盏伤情	· 145
第十八章	重整庄园	· 159



第十九章 订婚情趣 · 171

第二十章 惹火烧身 · 173

第二十一章 甜蜜新人 · 185

第二十二章 赌城暗算 · 188

第二十三章 远征纽约 · 199

第二十四章 亡命荒原 · 211

第二十五章 恪守契约 · 223

第二十六章 点将出山 · 234

第二十七章 卿卿我我 · 242

第二十八章 惜别爱女 · 245

第二十九章 衣锦还乡 · 256

第三十章 痴心枉费 · 270

第三十一章 玄机暗藏 · 282

第三十二章 股海掀波 · 290

第三十三章 巧言雄辩 · 304

第三十四章 瞒天过海 · 316

第三十五章 雨夜悲情 · 333

第三十六章 如不相识 · 343

第三十七章 陌路母女 · 361

第三十八章 水陆并进 · 370

第三十九章 相见时难 · 377

第四十章 夺女大战 · 387

第四十一章 遗产之讼 · 401

第四十二章 玲珑小妹 · 408



第四十三章 夏夜魅惑 · 418

第四十四章 恩怨绵延 · 424

第四十五章 投怀送抱 · 435

第四十六章 釜底抽薪 · 445

第四十七章 俯首就范 · 453

第四十八章 啼声初试 · 464

别再承诺

第四十九章 狭路相逢 · 471

第五十章 风刀霜剑 · 481

第五十一章 再起宏图 · 484

第五十二章 干戈玉帛 · 495

第五十三章 小女心机 · 506

第五十四章 自取其辱 · 515

目
Contents
录



第五十五章 他人嫁衣 · 525

第五十六章 虎口羔羊 · 530

第五十七章 夜猫进宅 · 539

第五十八章 重返家园 · 549

第五十九章 牢狱之灾 · 560

第 六 十 章 天价赎金 · 566

第六十一章 身价几何 · 570

第六十二章 亦真亦假 · 580

第六十三章 互辨体征 · 588

第六十四章 遭遇海南 · 600

第六十五章 身陷魔窟 · 614

第六十六章 香消玉殒 · 626

第六十七章 绝处逢生 · 639

第六十八章 喋血之吻 · 644

第六十九章 石破天惊 · 652

第 七 十 章 末路穷途 · 663

第七十一章 聚散无常 · 667





第一章 众里寻她

终结了漫长而艰辛的寻觅之旅，重新回到当初的起点——自己居住的硅谷小城佛利蒙，他已筋疲力尽，而且对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巡游完全丧失了信心。他曾多次想去报警，又觉得这么干太卑鄙。他是在找深爱着他，而又不肯见他的女人。她带着他们的孩子，一个已经两岁多了，而他从未见过面的女儿。他知道，她不见他，躲着他，全是为了保护他，保护他的家庭，保护他的名誉，也是为了履行对他的承诺。其间她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羞辱和打击。她几乎是孤身一人在同一座城市对抗，用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，毁灭了一片社区，打败了一个政府。听到有关她的种种传闻，他更想立刻找到她，见到她。他是一个男人，怎能让她独自承担如此重负？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，思念着他的孩子。三年的奔波劳顿，无功而返，使他认定只有求助于警察了。虽然他知道，这会招致她的反感和怨恨，但他情愿冒一次险。

此刻高岩坐在佛利蒙小城街边的咖啡桌旁。尽管冬日下午的阳光从他的头顶倾泻下来，但是喝下一口浓浓的黑咖啡，还是苦得他发抖。他凝视着斯蒂文森大道边雄踞山顶的警察局，心里确信，他一定能从那里找到许琴的下落。山后就是美丽的伊丽莎白湖。湖边的草地上，孩子们在欢快地踢足球。狗儿们在飞奔跳跃着争抢主人抛出的飞盘。温暖的风吹皱一池碧水。成群的野鸭在湖面上游弋，时而啄咬水中的鱼儿，时而仰天引颈发出清脆的鸣叫。

高岩多么希望此时许琴就在阳光下的人群中，一袭彩色长裙随风飘舞，推着一辆撑开遮阳篷的高轮婴儿车，车里坐着一个脸蛋如花朵儿一样鲜艳柔嫩的小女孩儿！他知道这是他的白日梦。但是，这些年来，许琴每次在他面前出现，不都是像梦境一样神奇而荒唐吗？几年前，他竞标购房，她将他淘汰出局。这名美艳的舞者，宛若一只天鹅从天而降，成为他的芳邻，令他早已波澜不惊的心头，重燃激情。正当他被深深吸引，情不自禁与她共舞，却发现她是一位身份未名的富商外室。他为她尽心竭力加建的豪宅，一朝之间化作废墟。她的小天使似的爱子，惨死在他们面前。丧子之痛令她绝望而疯狂，在得到他的抚爱与温存之后，却又消逝无踪。就在她为他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浴火重生之际，一场残酷的庭审，把她推入了绝境。之后他所看到和听到她的近乎疯狂的报复与抗争，更令他瞠目结舌。他无法预见同许琴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样子！

他从咖啡桌旁站起来，向警察局走去。他的心里充满不安，又怀着希望。他的脚步带着欢乐的节奏，是因为身后传来一阵强烈而明快的乐曲吗？令他的腿脚不由得随之跳踏起来。这旋律多么熟悉！他一定听过无数遍，而且随着节拍多次跳过，和她跳过！那是芭蕾舞曲？是，那是芭蕾舞剧《唐·吉珂德》中的舞曲，那是巴塞罗那广场上欢腾热烈的西班牙舞曲，那是三年多前，在他家独立日酒会上，他与她共舞过的唐·吉珂德与杜西妮娅的双人舞曲！

他循声走入一条小巷。他看到了一座围合式建筑。入口处一块木制标牌告诉他，这是一个儿童课外辅导中心。他跨进大院，在停车场的一排车阵前，他怔住了！他看见了什么？他的眼睛被一团烈火灼疼了——他的眼前是一辆火红的宝马。他不敢眨眼，怕再一睁开，那团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太熟悉眼前这辆车。那是许琴刚来美国时他带她去买的。他也清楚地记得车牌号：5K25184。上牌时，许琴不喜欢尾号4，让他去换。他说，你别光看尾号，后三个数连起来，可是“要发死”啊！

舞曲的节奏愈发强烈，吸引着他向一排教室走去。门楣上，一行充满童趣的花式字母：Baby Dance Class。

——宝宝舞蹈教室。为什么叫宝宝？是为了今天的孩子，还是为了纪念上次抗争中失去的幼子小宝？

他轻轻推门走了进去，眼前是一间宽大的舞蹈教室。墙上贴满世界各国芭蕾

舞大师的剧照。一面墙的落地玻璃上，垂挂着轻柔的纱帘。乐曲被挡在玻璃墙后面。白色的轻纱，将舞动的身影，变得虚幻而朦胧。

“叔叔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

他的身后，响起一声稚嫩的呼唤。他转过身，一个小女孩儿坐在墙角的地毯上。白色的长筒袜，花方格的背带裙，脑后一枚与裙子同样花色的蝴蝶结，束着一支柔润的马尾辫。她的面前摊着一大堆倒塌的积木，两只手埋在下面，两眼圆睁地望着他。

哦，那是他多么熟悉的一双眼睛，女儿的眼睛。为什么两个女人替他生的孩子竟会如此相像！他走到女孩儿跟前，蹲了下来，撞上心头的热浪让他的声音激动得颤抖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了？”他紧张地盯着压在她手上的积木，不敢随意触动。

“我给芭比娃娃搭了一个小屋，叫她去睡觉。她把小屋碰翻啦。”

“噢，没关系，叔叔帮你重新搭起来。”他小心翼翼地拾起一块积木，心中立即释然。那积木是发泡塑料做的，轻得几乎没有分量。他用手掌轻轻一拨，把压在女孩儿手上的积木推到一旁，才看到孩子用双手紧紧护着芭比娃娃。

他很快就把小屋重新搭了起来，那是一座丹麦式的城堡。他让孩子去加装倾斜的屋顶和锥形的塔楼，然后把芭比娃娃放在船形的小床上，轻手轻脚地送进城堡里。

娃娃似的女孩儿，用细细的手指，认真地梳理着芭比的金发，小嘴儿轻声哼唱：“乖乖睡吧，快快睡吧。”

他坐在地上，将孩子揽在怀里。只是轻轻地碰触，全身的血液竟如迸发的岩浆奔腾翻滚起来，以致他必须把她抱紧，才能平息从心底发出的震动。女孩儿在她怀里扭动了几下，不是想挣脱，而是想更舒服地依偎在他的怀里。他久久地一动不动，全身僵住了，却又分明感到，一道滚烫的热流，从女孩儿的身體溢出，穿透他的全身，在体内凶猛地冲撞。

“叔叔，你是来找我妈妈的吧？”孩子的明眸盯着他，清澈的瞳孔中，映出他的面影。

“是的。”他忍住喉头的哽咽，“我是来找你妈妈，也是来找你。”

“我妈妈在里边跳舞。”孩子用手指着挂满纱帘的玻璃。



“我知道。”他抚摸着她的柔软的黑发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宝贝儿。”

“我叫 Ruby。”女孩儿说，“叔叔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你说，你来告诉叔叔吧。”他把她抱得更紧，他多想听她用稚嫩的声音对他说话。那是他在走遍湾区每一座城市的路上，常在耳边响起的梦幻般的声音。

“妈妈说，Ruby 就是红宝石，你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，当然喜欢。你是妈妈的红宝石，也是叔叔的……”

玻璃幕墙后的音乐停止了。他抱着 Ruby 站了起来，向玻璃滑门走过去。他等在门口，等着纱帘撩起，等着门打开。但他眼前仍是静静的。门静静地关着，纱帘也依然静静地垂着。另一首乐曲却缓缓响起，宛若湖水的荡漾，夜雾的弥漫，更似湖畔仙女悄悄滑动挪移的脚步。这是堂·吉诃德心中的梦幻曲啊，是他日思夜想的杜西妮娅来到他身边的脚步声。

高岩抱着 Ruby，缓缓拉动闪闪发亮的玻璃门，掀起了轻柔的白纱帘。他是打开了将他禁锢了三年的大门，一步跨进了心中的梦幻世界！绚丽的晚霞从宽敞的窗口映照进来，映在平滑如镜的地板上，映在天使一样摆动着舞裙的孩子们的脸上，映在女教师雕塑一样优美的身体上。

乐声没有停止，舞蹈仍在继续。仙女们在他面前展开人字队形。女教师从她们面前微笑着走过，仔细纠正着每一个孩子的动作，仿佛是在做一次充满爱心的巡礼。

堂·吉诃德与杜西妮娅的双人舞前奏曲响了起来。女教师转到仙女们背后，脱去了紧身的上衣，套上了蓬松的短裙，闪身跳离了队形，仰起下颔，平伸手臂，向他发出了邀请。

他把 Ruby 放在墙角的长椅上，迎着她的手臂走过去，就像三年前的 Party 上一样。肌肉是有记忆的。他曾与她多日排练的全部感觉瞬间回到了他的身上，他的脚下。踏着舞曲的节奏，他追随着她在仙女们中间穿行。她轻盈地逃逸着，他忘情地追逐着。他要把这三年来的苦苦寻觅，在这一刻完成。她几次冲到他面前，惊喜而惶惑地望着他，又突然转身逃去。最后，她终于用足尖小心试探着，一步步向他靠近，直到仰倒在他的臂弯里。

他将她扶起，让她在他的把握中急速旋转。蓦地，她像只天鹅腾空而起，朝着渺远的蓝天飞去。他高高地将她托起，却又牢牢地抓住。他不能再让她消失

无踪。

她终于乖顺地滑落在他的怀里。她的手臂悄悄地推拒着他，他看到泪水在她眼里打转，然后一头扑在他身上，紧紧同他抱在一起。这是舞剧中没有的动作，却是他心中最深的期盼。在雄浑激昂的乐曲声中，他俯在她的肩头大声说：“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！”

曲终舞毕，高岩仍然不敢相信眼前的奇迹。在这间乐声缭绕、光影摇曳的舞蹈教室里，他有一种乾坤翻转，恍如隔世的错觉。虽然刚才他已实实在在搂抱了从未见过的女儿 Ruby，真真切切地拥抱着逃逸三年的许琴翩翩起舞，但他仍然怀疑，她们会不会只是两只奇幻的精灵，稍纵即逝？

“我给你们照张相吧。”他掏出手机，将机盖上的镜头对准她们。他想确认眼前的她们，是不是无法成像的幻影。

许琴伸手挡住了镜头：“别照了吧，看见人还不够吗？不怕给自己找麻烦。”

高岩收起手机：“那你不许再跑了，还要让我随时可以见到你们。”

许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有必要吗？三年多不见，不是也过得很好？”

高岩抱怨道：“你真狠心。你根本不知道，我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。”

许琴的目光漾起一抹柔情，手指滑过他的脸颊和头顶，“你老了许多，有了皱纹和白发。”

高岩说：“为了找你们，我跑遍了整个旧金山海湾，六十多个城市。”

她感慨道：“你真傻，缘分不是跑来的。”

在高岩的一再恳求下，许琴终于给了他手机号码，但规定，一周只能打一次。他问为什么？她说，我不能多听你的声音。又规定，每月只能来两次舞蹈教室，多一次，她就马上搬走。他又问为什么。她说你太会邀买人心。Ruby 只见了你一次，就喜欢上你了。他问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她是我的女儿啊！你是怎么对她说的？许琴说，我告诉她，你爸爸坐航天飞机到星星上去了。时间太长，很久都不会回来。

“真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“我觉得这样很浪漫。”许琴说，“总比说你去伊拉克当炮灰要好得多吧？”

“你给她起的名字很好，Ruby，红宝石。”他说，“第一次听她说起，我很



感动。”

许琴说：“我现在后悔了。她将来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看到你的名字，她就会多想。高岩，你改个名儿吧？叫油盐酱醋的盐。”

高岩苦笑：“你真有创意。我有那么咸吗？”

许琴淡淡地说：“我看挺好的。盐这东西，不能没有，也不能太多。提提味儿就行了。”

她无论如何不肯给他家里的地址。“我怕我们到时候都无法控制。”

高岩问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我怕报应。”许琴认真地说，“小宝被害得那么惨，我决不能再害 Ruby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她。我相信，这是神给我派来的小天使。我要谢谢你，高岩。”

高岩把每半个月与她的一次约会，都当成重大的节日。事先沐浴更衣，理发刮脸，还破天荒地喷上男士常用的古龙香水。闻到自己身上暗香浮动，不禁怦然心跳。是不是盼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但许琴的装束总是不尽人意。他不知道她平时穿什么，见了她一定包得严严的。长裤长衣，连领口都是紧紧的，有时还扎着一条丝巾。

她的生日快到了。高岩早早就在靠近旧金山港口的凯悦大酒店，预订了顶楼旋转餐厅临窗的座位。告诉她，这是旧金山最讲究的餐厅，去吃晚餐，必须正式着装，尤其女士，务必穿晚礼服。

当天下午，他给她打电话，让她不要开车了，他去接她和 Ruby。她不肯。约好七点到餐厅，他六点半就来了，坐在窗边等着她们。旋转餐厅两小时转一圈。此时他坐的位置正对着海湾大桥。两层的桥面上，车流熙来攘往。红白两色车灯在他眼前拉出两条炫目的光练。夜晚的灯火，把整个海面映得通红。对岸海港的龙门吊，好像一排顶天立地的巨人，在夜空中欢快地挥舞着壮硕的铁臂。

七点整，许琴和 Ruby 在一位男侍引领下，款款走进餐厅。高岩故意没有起身迎接，他要静静享受这惊艳的一刻。许琴穿了一条轻柔的淡粉色丝质长裙，一看便知那是以剪裁合体而享有盛名的 Tables 的杰作。她浑身没有任何多余的饰物，只在颈上随意地戴了一条珍珠项链，耳边缀了两粒珍珠耳环，脚上蹬了一双珍珠色的高跟凉鞋。小 Ruby 则是一条短短的白色纱裙，一双白色的小皮凉鞋。只是她今天没有扎马尾辫，柔软的黑发披散在肩上，头顶戴了一只用淡粉色康乃馨编织

的花环。这一对粉白相间的母女，如一片霞光照亮了餐厅，吸引了许多客人赞美的目光。高岩站起身，在许琴伸过来的手背上吻了一下，又躬下身，向 Ruby 行了贴颊礼。

“高岩叔叔，你今天好帅！” Ruby 大声说。

“谢谢你，Ruby。”高岩把她抱到儿童高凳上，“你怎么知道叔叔叫高岩？”

“妈妈说的。你是咸盐的盐。” Ruby 脆生生地回答。

高岩沮丧地看了许琴一眼，许琴用力忍住笑。高岩无奈地说：“是的，你妈妈说得对。你喜欢叔叔的名字吗？”

Ruby 摇摇头：“不喜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高岩惊讶地问。

Ruby 说：“我不喜欢盐，我喜欢糖。我可不可以叫你高糖叔叔？”

许琴和高岩同时大笑。高岩对 Ruby 说：“糖吃多了，对牙齿不好。懂吗，小宝贝？”

Ruby 笑了，露出一排和妈妈一样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他先要了餐前的开胃小吃。侍者送来一具特制的钢架。它像一株有着六根枝杈的小树，每根枝杈上托着一只圆盘，盛着六种不同的食品：奶酪菠菜泥烤牡蛎，鹅肝酱紫洋葱配燕麦饼干，奶酪鱼子酱配黄瓜片，软炸意大利奶酪条，法式虾茸土司，加州鳄梨蟹肉寿司卷。高岩把每样小吃都选一些放在 Ruby 的盘子里，告诉她食物的名称，教她应该怎样吃法。孩子听得很用心，不一会儿，就兴高采烈地舞刀弄叉起来。

“你其实不必这么认真，她还是孩子。”许琴说。

高岩说：“我希望她从小就有教养，有见识，长大了才会有品位。”

许琴说：“要是这样，我就让你失望了。我不可能经常带她到这种地方来。”

高岩明白她不全是指经济方面，却想趁机了解一下。她现在毕竟不是一个人，也没有额外的经济资助。

“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还可以。”她躲开他的注视，“我现在收了二十几个学生。”

高岩立刻算出来了。按照行情，她每月应有五千元左右的收入。除了交房租、养汽车、健康保险、纳税……所剩无几。硅谷家庭年均收入在九万以上。低于此



数，为贫困家庭。

他掏出一张信用卡，放进她的手袋。

“我不要。”她伸手去抓手袋，他抓住了她的手。嘴，硬邦邦的。

“就算给 Ruby 用的，她是我的女儿。”他悄声但明确地说。

“可你知道，我从来也没想指望过你。”

“我是她父亲，应当尽一份责任。”他说，“她都两岁了，我还没为她做过什么呢。”

她的手变松软了。他接着说：“你别担心，账单会直接寄到我公司里。”

她有些不忍地说：“你现在不做股票了，全靠工资了。”

“可我还有公司股票选择权呀。”

他点的奶汁龙虾上来了。许琴清楚地记得，他们第一次约会，就点的这道菜。她斜睨他一眼：“你没安好心。”

“跟你学的呀。”他低声说。

他替 Ruby 把龙虾肉一点点剥出来，又专为她点了一小盘细细的意大利面条。把龙虾肉、芦笋丝和意大利面拌在一起，浇上一些奶汁。他教她用叉子把面条卷起来，这样就容易吃了。

许琴看女儿吃得津津有味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想不到，她这么爱吃龙虾呀！”高岩说：“那不会错的。你别忘了，三年前，在汽车旅馆里，她可是带着龙虾味儿，钻进你肚子的。”

她在桌下用手狠狠掐了他大腿一把，他的膝盖本能地向上一顶，差点顶翻了餐桌。

餐厅缓缓旋转着。转过南边太平洋沿岸起伏的山峦，转过西边城市的万家灯火，转过半岛北端，如流苏彩练高挂天际的金门大桥。

坐在高椅上的 Ruby 打起哈欠，还不停地用胖胖的手背揉着眼睛。“她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”许琴说。

高岩叫来一名女侍者，请她带孩子去睡觉。

“这怎么行？她这么小，一个人……”许琴站起来，要跟去。他把她拦住，“这是 Hyatt，她会受到公主一样的照顾。”

“你在这儿开房间了？”许琴不安地问。

“如果太晚了，路又那么远，我想你们会需要的。”他尽量说得婉转一些。

“不。”许琴拒绝着，“我一定得带她走。”

这时，一个侍者走上来：“先生，生日蛋糕准备好了，现在上吗？”高岩说：“送到我的房间，再要一瓶XO。”

女儿不在，他终于可以和她紧挨着坐在一起。他很快就感到了她身上散发出的热力。他称赞她是今晚餐厅里最漂亮的女人。你瞧瞧周围，每个女人都用胡吃海塞来压抑心中的嫉妒，每个男人都拼命灌酒，眼里露出要同他决斗的凶光。许琴听得“扑哧”笑出声来，珍珠耳环在脸颊熠熠闪光。他忍不住在她那红得透亮的耳垂上吻了一下。她迅速闪开了。他又夸她今夜高耸的发式多么别致，露趾的凉鞋多么性感，珍珠项链使她锁骨上的小窝儿更加迷人。她问：“我的裙子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装傻地说：“我还没看懂呢，这是什么款式？今年最流行的？”许琴摇摇头，“今年最流行的款式叫爆乳装。张艺谋的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一上演，硅谷的时尚女人们就都穿上了。”高岩说：“你不也很追逐时尚吗？”他忍不住又瞟了一眼她胸前低低的开口，“我一晚上都在替你担心，怕它们会从里面跳出来。”

“我倒一点都不担心。”她说，“你那俩眼睛，一晚上都在给它们站岗放哨呢！”

“我有吗？”他故意恼火地问，“我的眼睛有那么不争气吗？”

“你以为你的眼睛老实呀？”许琴说，“第一次到你家，在壁炉前边，我坐在地下，你坐在上边，你的眼睛老往哪儿瞄来着？”他把手放在她几乎全裸的背上，拍了拍，“走，跟我回房间吧！”许琴歪过头来：“怎么了，扛不住了？告诉你吧，高岩，今天你什么也甭想。”他托着她的腰，把她拽起来：“有什么话，回房间再说。”

他租了一个大套间。和许琴一起回去时，Ruby已经躺在里间卧室的大床上睡着了。女侍坐在床边的沙发上，起身对他们说：“小姑娘很乖。我给她洗了澡，喝了杯奶，讲了一个故事，她就睡着了。”

女侍做了三件事，高岩给了她三十元小费，把她打发走了。

刚刚关上门，高岩就把许琴拉过来，紧紧抱在怀里。她挣扎着把头向后仰去，躲避着他的吻，伸手把他推开，整好裙子，埋怨道：“你还没请我吃蛋糕呢！”

